

中国

哲学

青年学术文库

ZHONGGUO ZHIXUE QINGNIAN XUESHU WENKU

人民出版社

有无之辨

康中乾 著

——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

有无之辨

康中乾 著

YOUWU ZHI BIAN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

——
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洗 波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康中乾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

ISBN 7-01-003908-9

I. 有… II. 康… III. 玄学-本体论-研究-中国-魏晋
南北朝时代 IV. B23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973 号

有 无 之 辨

YOUWU ZHI BIAN

——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

康中乾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7.75

字数:421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908-9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出版说明

世纪之交，我们站在时代的入口，亟待着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构，并深感任重道远；而重新阐释和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世界，促使其精神的现代转生，是现代性文化价值体系确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正有志于这一文化精神的担当，精心筛选了一批在中国哲学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优秀著作。在这里，聚集着一批活跃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的青年学人，他们贵于创新，展现和昭示着未来。我们希冀本文库的出版，有助于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做出新的开掘，从中发现一片新的精神世界，我们也诚邀更多的博士俊杰加入到我们的文库行列，祈盼庶几能推出一批学术新人。

序 一

我真想为康中乾同志的《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写一篇有点学术意味的序，但因近日患轻度脑血栓，只能写一个短序了。

魏晋玄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现在，出版的研究性著作可说不下百余种，魏晋玄学的研究大大的被推进了，可以说有一个“玄学热”。为什么？我想原因之一是，50 年代以来对魏晋玄学否定过分了，需要纠正过来。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 80 年代后，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哲学界有很大的刺激，特别是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当然就更加引起研究中国哲学学者（包括魏晋玄学）的兴趣。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传入大大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使他们能摆脱 49 年来思想被束缚在一条绳子上的状况。这样西方哲学就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一参照系。如果说 80 年代的魏晋玄学研究较多受着西方哲学的诠释学、存在主义和古希腊哲学的影响，那么到 90 年代可能更多的受到现象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我们也许可以说，自 80 年代至今，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

我仔细读过康中乾同志的博士论文，他的这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当然又比他原来的博士论文提高了

一大步,应该说是一部有相当深度的研究著作。我现在把我对他的博士论文的评语稍作修改,作为小序。

康中乾同志的博士论文《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重要的创新,是一篇很好的论文,我认为该论文的以下各点是颇有意义的思考:(1)论文对西方哲学关于“本体论”和“有、无范畴”的梳理,为研究中国哲学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一参照系,这是其他学者很少注意到的。(2)揭示出王弼“无”的范畴的五种涵义,对进一步分析王弼哲学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考虑王弼哲学的基本架构,那么也许说其中三种涵义为基本架构更好一些,即本体义(“以无为本(体)”)、功能义(以无为用)、境界义(与道同体)。因为“抽象义”和“本体义”有些交叉,“生成义”是王弼本体哲学存在的问题。论文也指出了王弼哲学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是有意义的。罗素《西方哲学史》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从整个哲学发展史上看罗素的这一观点无疑是符合事实的。(3)论文提出,郭象“独化论”的现象学意蕴很有意义。论文中说:“‘独化’之说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存在者的自然而然的的存在现状,而是对存在者之存在本质的一种现象、显现或显示,即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所以然的‘展露’和‘展开’”,并对认为郭象哲学不是一种本体之学作了批评,他的哲学可以被称为“现象本体论”,我认为这样就使郭象哲学的研究深化了。如果对郭象哲学中“迹”(存在)和“所以迹”(所以存在)的关系更加展开讨论,或将更加有意义。(4)本论文下篇试图把魏晋玄学中关于“有无”、“动静”、“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价值论问题”统一起来考察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我想,如果从僧肇《肇论》的四论来对魏晋玄学作总体性考察也许更符合当时的情况。当然这应是进一步讨论的

问题。总之,康中乾同志的著作的出版,将会把魏晋玄学的研究推向一更高的新阶段。

汤一介

2003年4月12日

序 二

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近年来研究者较少，显得十分冷清。人民出版社《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推出康中乾博士的新作《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可能会推动人们对魏晋玄学的关注。

哲学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种“解读”和“再解读”。我们研究的对象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彼此不能直接进行对话，也只能对他们留下来、传下来的文本进行解读。当然，这种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同时必须顾及文本产生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以及文本作者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情趣。如果考虑到研究的主体不同，同一文本你有你的解读，我有我的解读，前人做了解读，后人还要再解读，这中间肯定会有很多分歧。这种分歧并不是坏事。相反，它会促使人们不断地再解读，从而在解读与再解读的过程中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化。我反对用大批判的方法对待学术的分歧，把一种看法视为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看法都统统打倒，不让人家说话。理想的方法应该是《诗经》上讲的那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家一起来讨论。看谁的材料最扎实，看谁的理论最圆通，看谁的解读在整体上最符合那个时代、那种思潮、那种文本的实际，因而最能使人心服。西方有人认为，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认为，绝对的客观主义难以成立，但历史的文本自有它的客观性，恐怕不能否定。不然，你讲你的好了，我讲我的

好了,还要文本干什么,何必为解读文本而浪费功夫。还应补充的是,即使那些看来好像是片面的、奇怪的、与众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特有所见而讲得好,我们也一定要尊重其价值。因为它可能为以后的研究打开一条新的思路,或成为一个新的生长点。

用现代学术的思想方法研究魏晋玄学,从汤用彤先生开始。1940年汤先生撰写了《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一文,认为汉代哲学主要研究的是宇宙发生论,而魏晋玄学的中心、重心则是宇宙本体论。他的这一看法,曾得到普遍的认同。1950年以后,大家开始用唯物、唯心的观点解读魏晋玄学。1980年以后,关于魏晋玄学的中心问题先后出现几种不同的看法,或认为是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或认为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或认为是自然与人类的本质问题,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观点看做对魏晋玄学的不同解读。而康中乾所做的工作,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就是在前人解读基础上的再解读。

康中乾 1958 年生于陕西凤翔。1983 年陕西师范大学毕业。他读硕士学位先是考入南开大学,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又回陕西师大。1999 年再次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当年的老同学都已从教多年,对他十分关心。在博士生中他的年龄较大,诚实厚道,也总以兄长的态度去关心师弟师妹与其他同学。但是,既要攻读学位,就必须辞去工作,沉重的经济压力又伴随而来。不过,他没有被压垮,仍然刻苦钻研,孜孜不倦,三年期间在核心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六篇,连续两次获得学校研究生院颁发的一等奖学金,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康中乾在魏晋玄学领域已经做过不少工作,由于有良好的基础,一进校就确定了学位论文的题目。在学期间,按照学术规范和研究计划的要求,他再次认真地、系统地

考察了前人的工作、成果和看法。他指出：“诸种观点，均引经据典，言之成理。这说明魏晋玄学本身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然而，相当广泛的问题必须要有且事实上也有一个主题或中心贯统进来。否则，也不会有魏晋玄学这种思潮了。”在从中国思想史的嬗变过程，从魏晋玄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从魏晋玄学的整体理论体系，从魏晋玄学所运用的理论和原则四个方面分析之后，他再次得出结论：“魏晋玄学的主题是本末、有无之辩的宇宙本体问题。”

乍一看，康中乾好像只是重新恢复了汤用彤 60 年前的观点。实际上，他在研究 60 年来的各种观点以后，把汤先生的论断大大向前推进了。首先，康中乾突破了“王弼首创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成说，把中国哲学本体论上推到先秦时期。他赞同张岱年先生的观点，认为在《老子》书中已有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两方面的内容。而按哲学思维的必然逻辑，先发展、成熟起来的自然是宇宙生成论。在汉代宇宙生成论已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合乎逻辑的进展必然是魏晋玄学的宇宙本体论。第二，康中乾通过“有无之辩”的历史考察，深入地揭示了玄学本体论的逻辑演变过程。他十分细致地分疏了王弼“无”本论中“无”的五种涵义，即本体义、抽象义、生成义、功能义、境界义，并从这五种涵义的内在矛盾中而逻辑地引导出“无”本论的理论趋向。其中抽象义落实到内在精神境界的追求上，这就出现了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玄风；生成义要求向现实世界的事事物物上具体下落，这就出现了裴颢的“有”本论。但“无”本论与“有”本论的矛盾自身均不可能解决，于是再由功能义继续向前寻找出路。一方面把致思点搁在具体事物之存在上，另一方面在具体事物如此这般地、自然而然地存在于现象和过程中，又体现出、显现出所以然存在的根据，这就出现了郭象的“独化”论。“独化”论既与“无”本论有逻辑上的关联，又与“有”本论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两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亦是两者的集

成和总结,从而完成了魏晋玄学宇宙本体论的逻辑演进。第三,康中乾借用现代西方现象学的理论,对郭象“独化论”进行了新的创造性的诠释。在他看来,“独化”论的哲学性质和实质,既不是抽象性的,也不是具体性的,而是现象性的。它既不能用逻辑分析来认识,也不能靠经验实证来把握。而是直接表征或揭示事物之如此这般的现象性本质,即万物各自的所是正是其所以是。这样说来,现象就是本质,因而现象也就是本体。如果说我们赞同这个论断,那种否认“独化”论为本体之学的观点就站不住了。另外还有不少独到的心得,读者自会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进行的逻辑推演,每一步都有客观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文本材料为基础。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在这里真正达到了有机的融合,而没有勉强或做作之嫌。

本书是作者根据其博士论文修改加工而成的。该论文在答辩之前,曾请当代研究魏晋玄学的专家汤一介教授、许抗生教授和王葆珏研究员等进行了评阅。他们同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对论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当然,魏晋玄学是一个很复杂的大题目,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斟酌、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与建议。书中的有关看法,还应该更广泛地请大家来讨论和推敲。就我个人来看,由于现象学的理论很多人尚不熟悉,作者对“独化”所作的现象学诠释,还应进一步地论证。关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历史转变,论述还太粗疏。下篇所论的几个问题,也有待于深化。例如,魏晋的言意之辨,实际上有两个层次。“得意忘言”论主要着眼于形上层次,而“言尽意”论主要着眼于形下层次,两者所论并非完全针锋相对。就形下层次而言,言尽意与言不尽意涉及言的功能及其界限,这也是现代语言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言不尽意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但当人们发现自己言不尽意时,总是力图克服言不尽意而求言尽意。这样,从言不尽意到言

尽意,实际上有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

做学问是一种很艰苦的劳动,研究者常常要付出很多牺牲,但这其中也有一种精神上的乐趣。当你在解读古人过程中,如能跨越时代而心有所契,意有所悟,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人生有很多乐趣,这应该是人生的乐趣之一,并且是一种很高尚的乐趣。康中乾多少年来遇到过很多困难,而不灰心、不气馁,大概这种乐趣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作为他的老师,我衷心希望学生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能有较大的改善,也衷心希望康中乾继续努力,作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是为序。

刘文英

2002年8月于南开大学龙兴里

序 三

在中国哲学史上,魏晋玄学是上承汉代的儒学和道家思想,下启东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学,以至对宋明理学的产生也有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玄学所言谈和辩论的有无、本末、一多、动静、言意、名教与自然等问题,在理论形式上比较幽深玄远,具有较强的思辨性,但不离“天人之际”这个中国哲学的主题,涉及到了宇宙本体和人之本性等较深刻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

1940年,前辈学者汤用彤先生发表了《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一文,认为“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指出“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汤先生关于魏晋玄学是本体之学的看法,为尔后的玄学研究开拓了方向。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以汤先生的这一思想为代表,学术界在魏晋玄学研究方面多有创获。“文革”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包括魏晋玄学研究在内的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又重现生机,以汤一介的《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等人的《魏晋玄学史》等为代表的一批魏晋玄学研究专著应运而生。同时,在许多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中,也有专题、专章研究和讨论魏晋玄学问题。1984年11月和1994年5月,分别在北京香山和太湖之滨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魏晋玄学学术研讨会,就玄学的思想主题、哲学实质、逻辑进程、作用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大大推进了对这一段哲学史

的研究。目前,魏晋玄学研究正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如何研究包括魏晋玄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这首先关系到如何来解读已往时代的哲学思想的问题。每一历史时代都有反映该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每一时代的哲学思想都要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出来,并因而得以保存下来,这就是文本。后代的人如何来认识和理解前代的哲学思想呢?这自然就要对其文本作解读。而任何解读都不能不带有解读者所处时代的印记,这其实就是解读者用自己时代的哲学概念和思想来重新演义过去时代的文本中的哲学思想。一般来说,对已往哲学思想的解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历史的方式,一种是逻辑的亦即哲学的方式。它们构成了通常所谓“哲学史”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前者是以“史”为纲,重在史料的发掘与梳理,旨在对已往哲学思想的实存性提出可靠的证实或证否。后者是以“哲学思想”为宗,重在从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一般逻辑性出发,探寻以往某一时代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轨迹,并力图揭示其规律性。这后一种意义上的解读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思想的再生产或再创造了,需要有较高的哲学慧识。应该说,在魏晋玄学研究中,历史的解读方式和哲学的解读方式都是有必要的,二者可收互补之效。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一书,就是康中乾对魏晋玄学思想的一种解读。其解读的对象是魏晋玄学中的本体思想,方法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发掘与梳理。通览全书,可以看出他在哲学地解读魏晋玄学本体思想时确实读出了若干新意,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是对王弼哲学中的本体范畴“无”的涵义作了详细的分疏,将其归纳为三种五个方面的涵义,并指出在王弼的“无”本论中,实已伏就了以后整个魏晋玄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本书作者认为,“无”本论的抽象义逻辑地要求将“无”进一步向上趋进而进入

精神自由一途，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就是承此而来的；而“无”本论的生成义则逻辑地要求将“无”向下趋入于具体的现象界一途，遂有以裴颢为代表的玄学崇“有”论的出现。但无论“无”本论向上或向下趋进，只是进一步暴露或展开了“无”本论中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矛盾，而并没有解决这一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及其解决的方式则在“无”的功能义上。从功能义来看“无”，所谓以“无”为本的实质就是揭示了事物之存在的自然就是必然，所是就是其所以是，所然就是其所以然，即现象就是本体，这就有了郭象的“独化”论。在本书作者看来，东晋张湛的“至虚”论只是玄学本体思想发展的一个尾声，僧肇的“空”论则将玄学本体论过渡到佛学本体论了。

二是对郭象“独化”论之现象学意蕴的分析。关于郭象的“独化”论，研究者历来众说纷纭，或指其为神秘，或说其唯心，或批评它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或认为其肤浅，如此等等。作者在本书中用了较多的笔墨分析指出，郭象的“独化”论并不是神秘的呓语，而是自有其深刻之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已具有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的思想意义。所谓“独化”，即以事物如此存在的存在现象显现、表现、开显、敞露出了其本体、本质性，亦即事物的如此存在就是其如此必然地存在，或曰现象就是本体。对郭象的“独化”论作这样的理解，不仅发前人之所未发，而且揭示了魏晋玄学思想所蕴含的人类哲学智慧的某种普遍性形式，因此可以说这种再解读也是一种思想创新。

正因为本书主要是从哲学思想方面来对魏晋玄学本体思想作解读，与那种重史料梳理的解读方式相比，它本身还有一个如何被读者理解和再解读的问题。读者是否肯承认、接受作者的分析，首先要解读出作者的思想理路和哲学意趣，否则就会仁智各见而有了不同的意见。我们不能不看到，立足于哲学理论和逻辑上的圆

融来解读魏晋玄学的本体思想,这与魏晋玄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就难免会有一定的距离,要真正做到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是很不容易的。本书的不足之处可能也正是在这里。例如,对王弼“无”本论的三种五个方面涵义的揭示是否准确?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理解哲学理论、概念的一般性、抽象性与其所反映的个别事物的特殊性、具体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郭象“独化”论的现象学意蕴?“相因”与“独化”是一种什么关系?诸如此类问题,均有待认识进一步深化。作者在本书中只是提出了一种个人的看法,不妥或不完善之处尚待包括作者在内的魏晋玄学研究者继续探索,甚至再创新说以补足之。

本书是康中乾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听取了专家们的评审意见后修改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他近二十年来学习中国哲学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认识康中乾已经很久了,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他1987年考进南开大学,跟我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就因家庭困难而转回陕西师大,但仍在学业上与我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经常可以收到他寄来的关于中国哲学或其他方面的哲学理论文章。康中乾性格内向,不苟言谈,但善于读书和思考,所写文章多有新意与哲理深度。1999年,他又考回南开在刘文英教授的指导下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三年后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时光匆匆,十五个春秋转眼就过去了,他现在已步入中年。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在艰难的生活岁月中,康中乾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不易。以他不俗的天资与功力,我相信他今后一定会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方克坚

2002年12月15日

序 四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环节。魏晋玄学哲学从两汉的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构成论，发展成为以宇宙本体论哲学为主导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对后来中国佛教哲学，尤其对大乘空宗在我国的发展和隋唐道教重玄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产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不研究清楚魏晋玄学，也就很难弄清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的发展。

魏晋玄学哲学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本体论思想。所以汤用彤先生明确指出：“玄学乃本体之学也”。本体论本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概念。在魏晋玄学中并无“本体”这一词。但在玄学思想的理论奠基人王弼的思想中已有“以无为本”（“寂然至无是其本”）和“以无为体”（“不能舍无以为体”）的思想。在这里“本”是与“末”相对而言的，王弼的思想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视“无”为万有（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万有（“有”）只是依赖于“无”才能存在的。这里的“体”是对“用”而言的，“用”是“体”的功能、作用，是依据于“体”才能存在的。所以，魏晋玄学的本体论讨论的是形形色色的万有之所以能存在的根据、依据这一哲学问题的。可见它已大不同于两汉哲学讨论的是以气、元气、阴阳五行如何生成天地万物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构成论的。如果说两汉哲学属于经验论哲学的话，那么魏晋玄学则是超越于感性经验带有